

◇ 林积忠

重阳的褶皱里藏着故土的指纹

晨光爬上窗棂时,案头的青瓷茶盏正氤氲着陇上黄菊的香气。这抹来自积石山麓的芬芳,总在重阳这天破开时空的茧,将我的白发染成少年时麦浪的颜色。六十六载光阴如黄河水奔流不息,唯有此刻,会突然听见夯土墙下蟋蟀的私语,看见母亲站在老杏树旁,将一捧茱萸别进我褪色的军装口袋。

1978年的积石山,是镌刻在黄土层里的诗行。高中教室的木格窗棂漏进秋阳,粉笔灰在光束里跳着胡旋舞。当征兵的号角惊起满山雀鸟,我背着用粗布缝制的行囊走向军营,身后是父亲用烟杆在黄土上划出的直线——那道线越拉越长,最终成为青藏线上永不褪色的军绿色轨迹。二十一年间,我的军靴丈量过唐古拉山的雪线,记录过可可西里的星轨,却始终走不出母亲站在村口的那个剪影。

转业到青海的岁月,是另一种形式的跋涉。政府大楼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昆仑山的雪峰,公文堆里偶尔会飘出几粒故乡的荞麦。那些年,我在文件与会议的夹缝中种植乡愁,用钢笔在便笺纸上临摹保安族腰刀的纹样,让办公室的绿萝顺着记忆攀向大河家的方向。直到某日整理旧物,发现军装内袋里那撮早已风干的茱萸,竟在二十年时光中凝成琥珀色的泪滴。

退休后的重阳,我会用运动丈量生命的韧性。晨跑时踏碎的露珠里,有积石山融雪的清冽,太极推手划出的弧线,暗合着黄河在峡谷间书写的狂草。写作成为与故乡对话的密道,当钢笔在稿纸上洇出墨痕,我总错觉那是母亲纳鞋底时麻线穿过千层底的声音。去年重阳,我在《保安族志》里读到“茱萸会”的记载,忽然明白那些别在军装上的红果,原来是游子与故土的脐带。

今晨的菊花茶泛起第三道涟漪时,手机突然震动。视频里,积石山新修的旅游公路正穿过我儿时放牧的草滩,但镜头一转,老屋门楣上那道1978年的刻痕依然清晰——那是母亲用镰刀头为我量身高时留下的印记。窗外的秋阳忽然变得温柔,我看见无数个自己在时光长河里叠印:穿军装的少年、握钢笔的中年、敲键盘的老者,最终都汇入大河家渡口那片金色的麦浪。

案头茱萸在玻璃瓶中舒展红叶,恍若故乡寄来的信笺。我轻轻触碰那些褶皱的叶片,仿佛摸到积石山岩层里沉睡的岁月。重阳的褶皱里,永远藏着故土的指纹,而每个游子都是行走的乡愁标本,在时光的标本馆里,永恒地保持着归家的姿态。

◇ 柏云柳

重阳节,是亲情和乡愁寄托

重阳节,农历九月初九,二九相重,称为“重九”,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风俗,所以重阳节又称“登高节”。还有“重九节”“茱萸节”“菊花节”等说法。由于九月初九“九九”谐音是“久久”,有长久之意,所以常在此日进行祭祖与敬老活动。重阳节与除、清、孟三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。2012年12月28日,法律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。

十里不同俗,百里不同风。

许多人都知道重阳节有“插茱萸”“登高”“饮黄酒”等习俗,但很早以前,甘肃陇中在重阳节还有“追节”“敬老”、“登高望祖”的古老习俗。

在我的家乡陇中,每到重阳节时,小辈们要给老人和亲长辈祝寿。以前物资匮乏,生活困难,他们的做法简单淳朴,家里的小辈就给年过花甲的老人做一碗长寿面,女婿给老丈人、外甥给阿舅等亲属送罐头或是买蛋糕冰糖等礼物,表达对老人们的关切惦念和孝敬,祝福老人和长辈健康长寿。

陇中人在这一天也有登山的习俗,但他们的登山与传统的登高似乎不同。据说很早以前,他们的祖上或是征战,或是驻兵,或是经商,或是被迫移民,携家带

◇ 王晓琴

寻秋

小孙子说,幼儿园老师布置了作业,要去寻找秋天、观察秋天……于是,周日带他走出家门,牵着他的小手,到林间寻找秋天。

树叶沙沙作响,他蹦蹦跳跳,走走停停,蹲下捡拾落叶,一片又一片。阳光透过枝叶,照在他专注的小脸上。他小手举着一片金黄的树叶对着阳光,叶脉在光影里无比清晰。小孙子很专注,他的专注感染了我。我抬头望去,眼前一片色彩斑斓,黄叶明净,红叶深沉。好喜欢美丽如画的秋天!

风起,一阵凉意掠过。

人过中年,犹如这秋日斜阳,温暖里

隐藏着一些清冷,含蓄地表达着对岁月的眷恋。看着满地落叶,不免有感伤,感慨这片片飘落的黄叶,用最后的绚烂完成属于它们的告别……

思绪抛锚时,那只温热的小手又紧紧握住我。掌心贴着掌心,温度如此真切,瞬间安抚了一些悲秋的情愫。

是啊!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。眼前这个认真收集秋天的孩子,不正是生命赋予我最好的礼物吗?

夕阳西下,余晖将我们的影子拉长。归家路上,我紧握着他的小手。秋意深,冬会来,但掌心的温度始终在。

寻秋,就是寻找生命中这些微却坚定的温暖,如一道光,照亮我前行的路……

◇ 黄治文

九月九

百花的丽影伴随着残梦
走失在秋的马鞍上
秋还未及深处,意韵正浓
红叶扮演起群花的替身
在色彩的母体里托生
就连不修边幅的白杨树
也成了黄袍加身的王
山河,就此盈满短暂的
锦绣

秋风捧着万寿菊的香气
在门前摇摇晃晃地走动
我是那个被菊香
留在屋内吟诗的人
九月九的日子,已经
不再年轻,一头的霜白
正与案上的墨墨抗衡着
今日,无须选择去登高
一个能够坦然面对晚秋
的人
早已把自己当成一座仰
止的高山

◇ 张光业

登高

插遍茱萸
你挺风而立
目光所及,是白云翻滚的
故乡
羊群正漫过山腰
啃食远方的荒原
风,染旧的双鬓
多像太子山上的雪白
映照故乡、亲人……

风,掀起的衣角
像一片不肯落地的秋叶
风,呼唤乳名
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
你却听而不应
岁过重阳
因为,你不想惊扰
故乡深处
母亲在静默守候的时光

◇ 马永清

在重阳的光里轻轻颤

日历撕下思念
晾晒的茱萸
轻轻打了个结
菊花,把秋阳筛成碎金
在菊花酒中
晃荡
风叠着秋意
送来旧年的香
徘徊在窗台上
登山不是山
那是目光翻过山峦
留在心中的一封家书
大雁划过高空
每一声唉鸣拖着线

一系头是牵挂
另一头温着故乡
那茱萸的影子
顺着白发往下滑
暮色漫上来时
那片悬而未落的叶
像电话里欲言又止的
尾音
在重阳的光里轻轻颤
一句安康
浸在茶里
像古人的醉意,落进
秋的叶脉
落在归途的起点

◇ 牛岱

重阳节登高

登临载酒话农桑,忽过天边雁一行。
风冷时闻杨叶落,山高又见雪花藏。
乾坤浮矣云间小,岁月流兮陇上黄。
若得人人老吾老,九州何处不重阳?

◇ 焦世辉

重阳

秋深莫道少芳丛,霜叶飞时万点红。
独上高台凝望久,一江明月九霄风。

重温古诗词

过故人庄

唐·孟浩然

故人具鸡黍,邀我至田家。
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
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。
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

醉花阴

宋·李清照

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,
玉枕纱厨,半夜凉初透。
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,
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

就是对老人的不敬。其实,摆上炕桌的油香,大多还是被我们这些孩子们狼吞虎咽了。爷爷奶奶心疼我们平时吃不到油香,尽量给我们分多点。

长寿面要等到晚上才吃,母亲擀一坨圆形的面片,然后晾上半小时,待面片水分干一些了,再精心切成一根根面条,粗细均匀、长短一致为上品;那些粗细不一的面头,则留着最后下锅,母亲自己吃。显然,这些往事,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,清晰地在脑际闪现。

今天的老人们早已不再将吃一顿好饭作为奢望。我也已年近六旬,每当想起这些往事,心里隐隐作痛。倒不是因为子女们待我如何,而是我愧于父母。年逾八十,却还在劳苦,节假日盼着子女们到身边坐一会儿,哪怕是简单的几句问候,他们也知足。但更多的时候,为没能够做到“常回家看看”而自责。

今年的重阳节又迫近了,我忽然想起,几年前,我去青海民和三川参加一个重阳节的活动,受到很大震撼。这些老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,在村子里选择一处相对较高的山丘,登高望远,还到养殖的大棚里观赏菊花,然后再在某个茶园里过节,他们中不乏吹拉弹唱者,大家说说笑笑,开开心心,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和愉悦。当地民间文艺团体,也自发组织起来,义务为老人们表演民族歌舞,更有企业家主动出钱为老人们过节。这确实是不错的选择。

尊老敬老是社会和谐、安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,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,充满人情味、节庆味。

◇ 白承玉

◇ 王发茂

关于重阳节的点滴感想

小学时,读王维的诗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只是觉得九月九是一个特别的日子,可以跟着大人们登高望远,可以随身插茱萸,可以吃到长寿面……直到成人之后,方知原来这个节日与敬老尊老有关,俗称为“老人节”,官方称为“重阳节”。

在《易经》中,“九”为阳数,“六”为阴,所以,农历九月九日,重九,则为“重阳”。祭祖和敬老活动常常在重阳节进行。插茱萸、登高是重阳节的风俗,故重阳节又称为“登高节”“茱萸节”。此外,因为在重阳节有喝菊花酒的习惯,所以,也称“菊花节”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关于重阳节,老家的人们几乎谈不上过节,也没有什么值得写下的事情。四十多年前,物资极度匮乏,能填饱肚子便算得上是好日子。尽管这样,我依稀记得,每年到了这一天,不管有多困难,家里总要炸几个油香,做一顿长寿面,再从商店里沽一瓶散酒,让年老的爷爷奶奶们过一下节。敬几杯酒,吃一块油香,再吃上一碗长寿面,这在当时来说,算是奢华的享受了。尊老敬老的仪式也不过这么简单明了,但确实是莫大的精神愉悦。在孩子们的眼里,与其说是爷爷奶奶过节,还不如说是给孩子们过节。清晰地记得,炸油饼子的时候,我们这些孩子们早就垂涎三尺了。一次次走进厨房,一次次闻着油香的浓香,又一次次问母亲“要不要端给爷爷奶奶”。这时候,母亲总一手护着油香,一手推开我们,生怕冷不丁被我们偷吃。“偷走”一个,意味着炕桌上就少摆一个,碟子就空得不满,更重要的是在母亲心中,我们小孩子先吃了油香,

南山村的秋,是从白杨树的梢头开始的。那些挺拔的白杨,如同质朴的西北汉子,在秋阳下泛着清冷的光。它们疏疏落落地立在村口、路旁,将整个村子温柔地拥在怀里。远远望去,屋角的轮廓在一片如云似雾的金黄树冠间若隐若现,炊烟袅袅,让人恍若置身仙境。

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,最先撞进眼里的,是漫山遍野的红。不是城里枫叶那般规整的艳,而是野山果缀满枝头的那种热闹。说不清是山荆子还是红山果,一簇簇、一串串,把坡地点染得星星点点。微风吹过,枝条轻颤,红果子便跟着晃动,像谁撒了一把碎玛瑙在草叶间。沿着山坡往上,秋叶的红更深沉些,是杨树叶被秋霜浸透后的赤色,混着尚未褪尽的黄,层层叠叠地铺展,宛如画师用赭石与藤黄调了色,信手往山间一抹,便成就了一幅斑斓的画卷。若是站在高处远眺,整座山宛如燃起了静静的火焰,不灼人,也不熄灭,就那样温存地、持久地燃烧着。

这个季节,秋雨总是不会缺席的。它来得悄无声息,缠缠绵绵。起初只是星星点点,不一会儿,雨脚就密了,斜斜地织成一张网,风裹着雨丝和凉意,把白杨树的叶子洗得发亮,朦朦胧胧地笼罩住整个村子。远山渐渐隐入灰蒙蒙的雨雾中,原本棱角分明的沟壑,竟显出几分妩媚柔和。村口那棵老白杨,该有上百岁了吧?树干粗得要几个人合抱,树皮裂着深深的纹,像老人手上暴起的青筋。雨水顺着裂纹淌下,在树根处积成小小的水洼,倒映着它稀疏的枝丫。叶子已落得差不多了,光秃的枝丫指向灰蓝色的天,透着一种不慌不忙的沧桑——是啊,它见过多少个这样的秋天?见过村民扛着锄头从树下走过,见过孩子们摘着野山果奔跑,如今又静静看着秋雨漫过山路,把整个村子浸润在淡淡的雾气里。

雨停时,雾还未散。站在村后的坡上望去,南山村像是裹在一层薄纱中。白杨树的轮廓模糊了,野山果的红也淡了几分,唯有村口老白杨的身影,依然清晰地立在雾里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腐叶的气息,混着野山果若有若无的甜香,深吸一口,连肺腑都觉得清澈。偶尔有声音从雾中飘来——是女人唤孩子回家吃饭,或是男人驱赶牛羊的吆喝,轻轻地,却把秋日的宁静衬得愈发醇厚。

夜幕降临,家家户户亮起了灯。温暖的灯光在湿漉漉的夜色中晕开一团团光晕,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。南山村的秋夜,静得出奇,只偶尔传来几声犬吠,更显出大山的深邃与安宁。

原来,南山的秋,从不是轰轰烈烈的。它是白杨叶间的微凉,是野山果点点的嫣红,是秋雨的缠绵,是老白杨的沉静,它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待在山里,等着每一个愿意走近的人,把心浸入这清冽的秋意中,慢慢沉淀。

南山之秋